

清真集箋注

上



〔宋〕周邦彥 著
羅忼烈 箋注

清真集箋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真集箋注 / (宋)周邦彥著;羅忼烈箋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1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040-1

I. 清… II. ①周…②羅…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
國—北宋 IV. 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04648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真集箋注

(修訂本)

(全二冊)

[宋]周邦彥 著

羅忼烈 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2.375 插頁 9 字數 448,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5040-1

I · 2044 平裝定價: 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64063926

宋周邦彦書



不彥
頓首啓前
辱

降顧間吟之中倍增
感復負疴屏臥造
謁未逮第深悚惕

不彥
頓首啓

▲《屏跡帖》(《三希堂法帖》)

不謂物是逆運而長其類也。一歲之內數銷日而忘
憂可嗟除患而得安天下之慮卒本為轉陰陽之患无甚
人情其熱焦火其寒凝水不息其火者而與火增明不釋
其冰者而與冰凝或苟苟然而昧或視視然而瞽凡一得
一失則一死一生危軼倏降則救蹙而不遑方寸不寧則
宜乎為哀樂之所擊故觀節物之晚曉則索然而涕零故
物之折者復茂而黃者復青唯改與肌膚改而憔悴美鬢
而星生短影年急景之易尽何以當憂懷懣懣腸旺腹而
填膺吾將備作乎馮開府衡子太清開筵延佇冒秋氣而
賞秋風觀秋色而聽秋聲豈知有哀樂得喪之不平

觀太易之損益。賢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芳寒暑之同域。轍轉乎日月。方倚聖治之脂。獨豈枯龍兮。

容兮將空牀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驪而不終月甫墜
陸而難自去兮猶熾而速城自天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
所極矣夫貴賤兮富貴兮子建躬而危族貴蓋楊所極兮名
譽死所難當以芳而致燒女子建兮合肥而見炳翠羽燬而危
身子建兮蚌含珠而壁裂驪作水以濟時兮龜蒸氣而入甲張
仁義以爲網兮懷名貞以矯俗捐身遺志訪世之疾身子建
而名滅山空若師由聘子建兮親玄靜於中兮納爲棟於江漢
兮橫松喬於華岳子建兮崑崙以爲子建兮崑崙以爲子建兮
轉於流沙兮子建期翔子建兮碣石思万里而一頓子建兮列仙以
此陌役青更以承戈子建兮舞舞更以作樂子建兮
觀交妃之妙曲子建兮笑以樂子建兮
以頌天宸子建兮麟祥異以子建兮
八極詳曰甘期金

▲《續秋興賦·并序》
(宋刊本《聖宋文海》)



▲《足軒記》(宋刊本《聖宋文海》)

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
眼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諶
聞道之大用歟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厚擊之
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奔旗鼓而不遂儼其陳之堂
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
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力披覆
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
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具之同憂

汴都賦

周邦彥

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
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
机歸我有 宋民之戴 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
至汴而上是爲東京 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
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
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
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
之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各游四方無所適從既係游適崎嶇遭迴

湜湜涵泓浸養瀟灑浩淼微風過之則聞汎汎潏潏
漫散回旋渚渚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於渠濤奈
潺湲掀鼓漾溢不見津漻儼擱景以斷續漾金碧
而陸離恍遇活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
則有孤窮佳蘆菡萏蓮蓬蘋蘋芰其魚則有鱸
鯉鮓魷蟹魴鰕缺魴鱖鰒鰭鯢王鮪科斗鼈陸
龜鼃鼈犀含將里巨鰐容與相羊蔭藻衣蒲其鳥
則有鴨鷁鴝鶒鷗鷖鳬鴈鸛鵠鵙鵙鵞鵝鵠鵠鵠
楚雀鶴鵠揮霍鸞鸞鸞鸞鸞鸞鸞鸞鸞鸞鸞鸞鸞
摯櫛併欄梗桡柅檣樗檣榔壓栢桑揚梓杞豫

章勾科扶疏散蒂竦尋集弱倚施罕枝刺條條幹
蟠根矯蹙鱗皴其下則有申葉蘭蕙芸芝荃蓀髮
布絲白頤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姓同
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自鸞輅之所駐皆得窮
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時則有絕世之
巧疑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乎
艸艸移也蛟螭蜿蜒千撓渡也魃虎騰轡角抵戲
也虬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鳳鳴織麗歌也
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再轟駟
駢群馬闐也轆轤輶輶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埽

不其不修無足雖不善者亦各之作興建五靈瑞妙周步趨踐仰者皆自理而及矣祖際四十二時中來取會靈之日滿即來已盡其藏十二時中箇箇年以呈觀四序之推形開其物之變化心中個個分明亦無非時此士大夫所未能信也余既馬和理堂記久以時制之意附之以示其述者一

清理堂

清其罪惡州建德縣清理堂記 制而之壞與法

而操者於新定大江初辟陸地險阻其勢若與下流諸郡水地靈山複截理地其室則富戶與與人俯仰其路灣其有大路坦其後過安舟車非有欲不止故傳舍常居民俗雅善其產而易儲以成故關法常開焉馬治者明以察其隱惡以保其良附以禁其暴無致取譴事以擾之其見知他則視他郡焉易奉讓即今之為建德也資稟神和日於其事既無三夫加以不擾懼憚之狀能宜其民而于公息而刑地矣公事退乃休於西堂日以考經史樓賓客馬路雲扶過其堂則今在馬人仕過之亦亦在焉數過之無不在也進而諸人曰庶所謂舉士良民也雖不十於有司而能後其今也如此或對曰未然是誠在人焉爾爾應焉警警至治錄者雖之則理聚之則亂宜靜者靜之則全統之則碑十室之心可使智者鑒三

人之展可使善者德此一日已之耶我余余之德教之清而不煩其區處已矣而理理代成之相成以無犯然後上始舉民始良無關法之勢如江山之勝事焉史之舉而若定其使之舉聞之以民我是不可以無建堂故無名而名之曰清理書其法以垂來者以效斯民之意焉余不逮字潛聖云建中靖國元

平理堂

延平府志堂在小龍庭堂之便

年七月十日錢塘周景記 有通院所以為延賢之地潮州府三陽志即治公堂之便其室有二象曰平理北曰清心增三陽志潮州府治所堂舊居平理堂西周後樓翼連于即治直北實於六平棟後世焉即舊地獄而新之馬堂七樓前有穿堂後有擬會閣新威縣志

東理堂

宋都通判曹景元理堂記 廣濟

堂與地記勝堂 復事之三年海陽曹景元理堂記 廣濟列官事居數月上承下撫政見有關於是即其廳事之右蓋蘇州之中擇地而鎮堂焉以馬燕休之所余為以東理名之取焉即所謂君子安處於無憂不情之說也夫理之難辨即猶金銀於沙玉瑕於石辨強弱於於陰寒之群居于之來之也必將溫溫煖煖於古余而宜其況者明友

▲《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明抄本《永樂大典》)

卷首語

羅忼烈

周邦彥字美成，晚號清真居士，堂名顧曲，北宋錢塘（浙江杭州市）人，生於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卒於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其仕歷之可考者，則神宗朝官太學正；哲宗朝教授廬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市）、荊州（州治在今湖北江陵市），知溧水縣（今江蘇溧水縣），又還京爲國子主簿，遷祕書省正字。徽宗朝，歷考功員外郎、衛尉寺及宗正寺少卿、議禮局檢討（兼職）、衛尉寺正卿，以直龍圖閣出知隆德府（府治在今山西長治市），徙知明州（州治在今浙江寧波市鄞縣）；還爲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兼職）；旋出知真定府（府治在今河北正定縣），改順昌府（府治在今安徽阜陽縣），徙知處州（州治在今浙江麗水縣）；旋罷，提舉南京（今河南商丘市）鴻慶宮。卒，年六十六。宣和三年五月，追贈宣奉大夫。邦彥事蹟，《宋史》、《東都事略》、《咸淳臨安志》並有傳，殊簡略，歲月行誼，亦每參差，至於詞事軼聞，多見宋人筆記，復多附會。具見下編事蹟引錄，不贅。大抵其人宦海浮沈近四十年，於事功無所建樹，而其長短句不惟流行於宋，影響後來詞學亦甚鉅。

邦彥著述，詞集外可考者尚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雜著》、《操縵集》，今並佚，詳見下編之詩文

雜著項。其兼議禮局檢討時所修禮書，猶存《政和五禮新儀》二百餘卷，其中篇章當有出邦彥之手者，惟例不分別標注撰人，無從查考矣。陳師道嘗言：「美成箋奏雜著俱善，惜爲詞掩。」（《後山詩話》）張端義亦云：「美成以詞行，當時皆稱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觀，惜以詞掩其他文也。」（《貴耳集》）陳郁曰：「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而能知美成爲何如人者，百無一二也。……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補之）、張（耒），皆自歎以爲不及。」（《藏一話腴》）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言之尤備，引文見下編序錄。可知邦彥當時，不徒以詞名家也。惜其詩文雜著，元明之時已日漸陵夷，至清遂無所聞，方其不絕如縷之際，又無人爲之輯佚，陳後山所謂「惜爲詞掩」者，今尤然也。

考諸載籍，宋樓鑰始編《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晁公武《郡齋讀書記》所錄即此。《宋史·藝文志》集類四，有「周邦彥《清真居士集》十一卷」，已非樓本之舊，當是宋時別本之傳於元者，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爲邦彥家集，亦不必然。明永樂間敕編《永樂大典》，引錄邦彥詩文詞，出處多曰《清真集》，亦間云《周邦彥集》或《周美成集》，名稱雖異，其實則一，惟未知其爲二十四卷本抑爲十一卷本也。其後明正統六年楊士奇等修《文淵閣書目》，有「周美成《清真雜著》一部，缺一冊」，又有「《周美成文集》一部五冊，殘缺」之記載，此後則絕無所聞矣。清光緒庚子（一九〇〇），丁立中刊《武林往哲遺著後編》，中有《汴都賦》一卷，前有《重進汴都賦表》，題「嘉惠堂重刊明本」，亦

不詳其來自也。

清厲鶚、馬曰琯《宋詩紀事》，始輯得邦彥佚詩六首，丁立中因之，更得六首，並附於《汴都賦》後，且附佚文一篇。至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又補輯得手札兩通，斷句詩二。民初，日本以庚款設東方文化委員會，有續修《四庫題要》之舉，以橋川時雄主其事，然所撰提要稿，久無所聞。十年前，忽見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書（無出版年月），名《續四庫全書提要》，署「王雲五主持」，或高橋氏舊物耳。其中史部有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提要一條，謂王氏遺漏尚多，因為補詩目八，文目三。至是邦彥之佚詩佚文發現漸多，然遺漏亦復不少。茲編所得，計古近體詩四十二首，各體文十二篇（已見所編《周邦彥詩文輯存》，一九八〇年香港一山書屋出版），略以著作先後為編次。寥寥之數，一斑而已，於所謂「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未必多助，然猶勝於徒觀其應歌之詞以論其人也。

雖然，彼其自宋以來，終以詞名家，據已故吳則虞先生《版本考辨》（已彙錄於下編），謂清真詞在宋高宗紹興間已有專集流行（按說本王國維），今宋刻本可考者尚有十一種，元刻有二，明刻有五，清刻有八（其中一種為鈔本），而近人校印者有十，不詳者二。唐圭璋先生之《宋詞版本考》（見《宋詞四考》），亦著錄至三十五種之多，以一家之詞而版本之多至此，誠無出其右者矣。庶可窺其全豹者，亦惟詞集而已。故本書次第，上編為長短句，中編為佚詩佚文，下編為參考資料。茲略加說明如下。

上編——詞箋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清真詞集「偽詞最多，強煥本所增，強半皆是。」此通人之見也。所謂強本，即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〇），溧水令強煥序刻之《清真詞》，或謂明毛晉汲古閣所刻《宋六十名家詞·片玉詞》，即據強本而易其名者，凡二卷，一百八十二闕，另補遺一卷凡十首，則毛所增也。然毛跋自稱：「余見評注龐雜，一一削去，釐其訛謬」云云，則已非宋刻真面目矣。宋刻之一仍舊貫而傳於今者，但有《彊村叢書》本之《片玉集》十卷而已；此書爲陳元龍注，有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一二二一）廬陵劉肅序，詞凡一百二十七闕，《清真先生遺事》所謂「篇篇精粹，雖非先生手定，要爲最先之本」者也。案以謂最先之本，誠不易言，然較之他本，似鮮僞託之作，較爲可信，故茲編一以陳本爲主。陳本所無，而見於毛本，可信非僞者，亦間採數闕補入。

昔王若虛言：「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滄南詩話》）竊謂清真詞仿佛少陵詩，其章法句法，命意下字，自成一格，不易學步習容。張炎《詞源》云：「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夫「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則僞託定多；「此惟美成爲

然，不能學也」，則辨偽亦非艱也。慢詞尤易分曉，萬樹《詞律》卷三《女冠子》注云：「諸刻或以此詞爲周待制作，然其語確是柳屯田；待制鎮密，不作此疏枝闊葉也。」今試取同調者兩相比對，若《西河》「佳麗地」闕之與「長安道」闕，《瑞鶴仙》「悄郊原帶郭」闕之與「暖煙籠細柳」闕，《浪淘沙慢》之「晝陰重」闕與「萬葉戰」闕，則鎮密之與疏枝闊葉，精鍊之與陳濫繁縷，一目瞭然矣。至於毛本中屬人他人之作，而文獻足以證其誤者，則唐圭璋先生之《宋詞互見考》列舉頗備。今概歸之《附錄詞》，不曰補遺，以其多非作者之遺也，亦不復加箋。

所謂宋詞四大家者，東坡詞有已故龍榆生之編年校箋（《東坡樂府箋》），稼軒詞有鄧廣銘先生之《稼軒詞編年箋注》，白石詞有夏承燾先生之《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三家之詞多綴小序，不乏確證，清真之詞則反是。曩者唐圭璋先生見拙著《周清真詞時地考略》，因勉其效顰焉，籌思多時，終覺無從編年。然若陳本之以四景、單題、雜賦分類，或毛本之以調名相從，亦不足爲訓，蓋無以窺其撰作之後先也。今不辭狂謬，重行編次，探其歲月仕宦之迹與夫詞風變易之故以爲序。龍榆生先生《清真詞叙論》（見《詞學季刊》二卷四期），嘗謂「清真軟媚之作，大抵成於少日居汴京時」；又謂「三十後始出京教授廬州，旋復流轉荊州，侘傺無聊，稍捐綺思，詞境亦漸由軟媚而入於淒惋」；又謂「及知溧水，「其人自遭時變，漂零不偶，即性情亦因之而變化，無復少年疏雋少檢之風矣」；又謂「《齊天樂》秋思、《西河》詠金陵之作，沈鬱頓挫，已漸開官溧水後之作風」；又謂「邦彥詞學之最大成就，當在重

入汴京時，蓋異地漂零，飽經憂患，舊游重憶，刺激恆多，益以年齡關係，技術日趨精巧。」周詞時地，有明文可徵者少，然如龍先生之論，以意逆之，亦不中不遠矣。本編次第，頗師其意，以俟高明論定之。

清真詞集，版本最多，益以自宋以來詞選之書，採錄甚夥，故文字異同，至爲紛紜，觀諸家校勘，蓋可知矣。往往同爲一書，如元巾箱本《清真集》、明吳訥《百家詞》本《片玉集》，編次闕數悉同宋陳元龍注本《片玉集》，而文字亦不無歧異。又如《草堂詩餘》，明刊本頗多，彼此亦不盡同，其中所收周詞，文字之間亦不盡同也。若欲集歷朝善本孤本於一室，臚列而校讎之，自是勢所不能。故本編校詞，但就所見諸本，參以朱彊村之《片玉集》校記，吳則虞之校點《清真集》之類而已。自宋詞樂歌失墜，詞律之家不知樂句之理，昧於襯字之故，每斤斤於句讀之短長，多一字或少一字之是非，前若萬紅友之《詞律》，後若鄭叔問之校《清真詞》，雖間有所得，終不免刻舟求劍耳。

清真詞全集箋注，迄今惟陳元龍一家。其舉出處，或引書文字多誤，或張冠而李戴，甚而以清真以後之作爲清真用字造語之所本，諸如此類，俯拾即是。蓋古人得書不易，其所見知不及今人之廣，著述體例未備，不足怪也。今所爲箋，視陳注或有一得之長，然自惟淺薄，讀書不多，亦五十步之與百步耳。前人謂清真詞善融化唐詩，信然；惟宋詞類多如此，不獨清真爲然也。故張祥齡《詞論》云：「片玉，人稱善融唐詩，稼軒或用《楚辭》，此亦偶然，長處固不在是。」斯篤論也。又沈義父《樂府指迷》，謂清真詞「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殊不盡然。蓋其詞多用漢、魏、六朝、三唐之詩，用宋詩者絕少，偶有之，